



# 发小把我拉黑了

□梁晓丽

发小问天，是我穿开裆裤时的玩伴。

发现被他拉黑是在腊月初。我在街头看见有人卖梅花，屏住呼吸，清香味扑面而来，恍然惊醒腊月又到了。我想起了问天，掏出手机，打开他的私信写道：问天，生日快乐！按了发送键发过去，我按了无数次，咋也不听我的使唤，一按就是你们还不是朋友，需要验证。我不死心又反复按了几次，得出一个结论：我被他拉黑了。

我愣在原地很久，感觉就像面对面站着，我喊他，他不理我，或者是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

那晚我失眠了，漆黑的夜，宁静的夜，孤寂的夜，我的内心波澜起伏。

问天比我小一岁，他出生时，我的奶奶抱着我在天井院子里玩，只听“哇哇哇”几声洪亮的啼哭后，满脸麻子的接生婆打开正对着天井院子的歌房门，大声嚷嚷：“生了，生了，是男孩！”那个男孩就是问天，他是三奶奶大儿家的独苗。

问天一岁多，我两岁多，大人不在家时，我时常牵着他的手，跟在一帮哥哥姐姐身后玩，我是大姐姐的跟班，问天是我的跟班。上幼儿园了，有一天，堰口梁的水秀，因为我不小心踩了她的脚，把我的板凳藏在了教室外的黄葛树下，那时我们都是自己带小板凳去上课。放学后，问天不声不响地将水秀推到了路边的冬水田里。冬水田的水漫过了田坎，没过水秀的身子，溅起一尺多高的水花，她在水里扑腾，像个鸭子，嘴里呛了水，大喊救命。一个大人听到呼救声赶来，一脚踏进水里，在水田里摇晃着，把水秀救了起来。水秀成了落汤鸡，棉袄棉裤都被打湿透了，回家后就发高烧。她父母想不过，跑到三奶奶家又哭又闹，要么赔钱，要么就把问天交出来，也把他推到冬水田里。

我的堂叔是出了名的护犊子，他对前来闹事的人说：“要钱没有，只有老命一条。”他搬了条凳子挡在堂屋门口，掏出长长的烟杆，叼在嘴里，一副油盐不进、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让水秀的父母有理难说。我和问天躲在灶门口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水秀的父母讨理不成，只能气呼呼地走了。第二天上幼儿园，问天说屁股疼，我才知道我走后，他挨了堂叔的打，屁股上被桑树条打起了红印子……

这件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。

回忆真好，当你逆流而上时，他就在脑海里，在心里，在离你最近的地方。然而，他又让人懊恼，因为有回不去到不了的无奈。

问天初中毕业后就随他舅去了南方打工，在一个电子厂做保安，一干就是三十年。我比他幸运，母亲自己没读过几天书，但她说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上学，我上了当年热门的中专。再

后来，我们都各自结婚成家，他带回来一个湖北妹子，也在厂里打工。那妹子辫子长长的，只是咧嘴笑时，满口的牙齿黑黑的。一年四季，问天都在南方，只有春节才会拖家带口回来。

为了生存我们都身不由己，他乡没有亲人，但有一份体面的工作。时间和距离，拉长了空间，把我们挡在彼此的世界外。有了网络，我们好像又隔空住在了彼此的身边，但也很少说话。生活不易，各自工作，各自有责，不常联系，不是不重要，也不是忘记。

我没有想到他会把我拉黑，守着一夜的黑，睁着眼看天明，窗外白色的雾带着风在城市的上空飘荡，父亲来电，电话中，我说了问天的事。父亲在那头说，问天出事了，今年经济不好，厂子垮了，失业了，媳妇也跟别人跑了……

父亲还在说，说的啥，我一句没听清楚，脑子里一直重复着问天失业了，媳妇跑了……但我想不通，即使这样，他也没必要将我拉黑，或许他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状况，不想让人笑话或是同情。但他忘了，我们打赤脚在乡村的小路上留下的脚印，还有他曾为我挨的打。

挂了父亲的电话，我很快拨通了问天的电话，响了很久都没人接。我再打，还是一样。一个上午过去了，电话还是没回过来。下午，我又拨了过去，三声后，电话接通了，传来很小的声音：“小丽姐姐。”他正要说话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我气他把我拉黑，把我推到兄妹之外，我说：“你还知道我是姐姐呀！”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嘿嘿地笑了几声。我在这头数落起来，说他把我当外人，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不给我说，还把我拉黑了。电话那头一直是安静的，偶尔听到有车经过。我对他说，有什么难处一定要说。问天在那头带着哭腔说：“打工的厂垮了，媳妇也跑了，我拉黑了很多以前的朋友、老乡，想悄悄地离你们远点……”

给问天打完电话，窗外飘起了小雨，我的脸上热乎乎的，心情久久难以平息。我让问天把我移出了黑名单，我们又重新守候在彼此的生命里。我给他留言：如果有一天，你在外头撑不住了，就回乡来吧！虽然在土里求生很苦很累，但故乡是最无条件包容我们的地方，我们的心灵最终都要栖息在那里的西山坡上。问天在私信里回了一大串流泪的表情。

人与人相遇，是缘。

朋友圈就像小客厅、小窗口、小人生，有人卖东西，有人表达喜怒哀乐，也有人分享成功失败，等等。其实，这些都是朋友间的互动，你应该欣喜可以看到这些缥缈的动态，这说明他愿意把生活分享给你。

拉不拉黑，是一个人的自由，有厌恨、自傲、自卑，等等。问天把我拉黑，我感觉我在黑夜里独行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）

# 谁家新燕啄春泥

□黄海子

早春的窗外，细雨如烟。

新开的工地上两只燕子正忙碌地啄着新泥。它们啄泥后迅速飞走，不久又返回。看它们裁剪着烟雨来来回回，心里有问：谁家的新燕？

远处的斜坡上，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意境，被细雨浸润得朦胧又清静。

思绪如雨，细细腻腻地飘回多年前的乡下，那里有我家的两窝燕子。

我家的两窝燕子，一窝栖息在堂屋的墙上，另一窝则在屋檐的墙上。通常，屋檐墙上的燕子会比堂屋的更早到来。屋檐上的那对燕子，总是在春耕尚未开始时就抵达。而堂屋的那对，则总是在春耕启动时准时入住。但这两窝燕子几乎同时开始修缮它们去年的旧巢。我在想，或许是春耕的缘故，新翻出的泥土更适合它们筑巢。它们翻新巢穴后，雌燕便开始产蛋。一只雌燕，一次最多能产下两到六枚蛋。雌燕产完蛋，燕子夫妇便共同承担孵化的职责。

我们家堂屋和屋檐墙上的两对燕子夫妇，都在四月初五月初孵出小燕。小燕孵出后，燕子夫妇便忙碌起来。它们整天在碧绿的稻田和玉米地上空飞来飞去，寻找昆虫。嘴里塞满昆虫后，它们便像箭一样飞回巢中，喂养它们幼小的孩子。

这段时间，是我最不能懈怠的时候。因为如果我早晨稍微起床晚一些，堂屋里的燕子就会在窝里大声吵，它们全家都跟着吵。直到起床打开门。门一开，燕子的父母像阳光下的影子般迅速消失。正当我以为它们是去给孩子们觅食去了，回头才发现夫妻俩正悬停在堂屋门外，对着开门的我再次大声地数落。它们一数落，窝里的小燕子又跟着父母一起数落起来。仿佛要等到我为迟开门给它们道了歉，它们才肯罢休。最可气的是，屋檐墙上的那窝燕子，也来帮堂屋这家的腔，叽叽喳喳地吵个没完没了。

到了五月底六月初，小燕子的羽毛变得丰满，就开始随父母学习飞翔和捕食。在小燕子学习飞翔的六七天里，家里就像来了许多小客人，整天都是叽叽喳喳的声音，使得我家的整幢房屋都变得很是热闹。除了晚上睡觉，小燕子们总是不停地喧闹——它们第一次见到如此宁静高远的天空，如此清静辽阔的大地，感到非常欣喜、震惊。于是各自不停地叽叽喳喳地惊叹着自己的所见所闻。

而在这几天，我依旧得早开门，晚闭户。因为我知道，堂屋住着的燕子父母天刚发白就带着小燕子们出去学习，见不着光亮才飞回家来。在这六七天时间里，小燕子们学会飞翔与觅食后，小燕子们就会离开父母以及我们家，去建新家。燕窝里，送走孩子们的燕子父母，则开始准备孕育

第二批小燕子。

我家屋檐墙上的那窝燕子，就是在准备孕育第二批小燕子时飞离我家的。

老家的六月到八月，是最爱下“偏东雨”的季节。这个时间的偏东雨，还常常夹杂着大风，这大风老是没规矩地乱刮。像腊月里走亲戚喝醉酒的汉子，一副踉踉跄跄、东倒西歪的模样。

就在这样一个下午，毫无预兆地又下起了偏东雨。随之而来的风将雨搅得乱七八糟的。我赶紧收起晾在院坝里的衣服，顺手就把晾衣竿斜靠在了屋檐的墙上。谁知晾衣竿刚靠上墙就被风一搅，顺势就砸向了墙上的燕子窝，将燕子窝敲掉了一大半。我看见被敲坏的燕子窝，赶紧将还支在燕窝上的晾衣竿拿开。就在这当口，两只燕子穿风过雨回来了。它们看见我手里拿的晾衣竿，又看到自己被敲掉半边的“家”。出离的愤怒——我走到哪里，它们就跟着飞到哪里，嘴里愤怒地叫着，仿佛在质问我为什么要捣毁它们的家。它们一直就这样追着我，连我进了屋里，它们也冲进屋来，在我头顶上空盘旋着，用骨缝里挤出的愤怒，不停地对着我叫：叽喳！叽叽喳！叽叽叽叽喳！

这事我哪里解释得清啊！

或许是燕子实在是太痛恨我，不想再见到我——风雨尚未停息，它们愤怒地冲进风雨中，再没回来。

老家人都说，燕子特别记恨、记仇。因此我家屋檐墙上那半边燕窝，就一直空在那里，再没燕子来修葺、落窝。

而堂屋里那对燕子夫妻，却在我们那年冬天举家外出的时候，再不见它们了。不过我能猜到，它们千里迢迢回来，看着紧闭的大门，一定是大吵了一阵后，落寞地飞去别处安了家。

后来，我再回到老家经营生计的时候，看着堂屋里空空的燕子窝，真希望它们不要记恨我们太久，能飞回来跟我们住在一起。也幻想有别家的燕子，在别人家受了气，一气之下飞到我家来。

万幸的是，没有一对燕子夫妇再飞进我家。要不然，当再次举家离开老家的我们，又得让它们重新去寻找新的地方落户安家。

窗外，那对燕子仍在烟雨朦胧中衔泥。

凝视着燕子衔泥，想起老家远去的燕子。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：从乡下走出来的我，不正是另一只燕子吗？——这大半生，一直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穿梭，剪裁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在这剪裁里，我是多么渴望为自己的奔波生活筑一个安定的巢啊。

——巢里有我，当然有衔泥的燕子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# 二月的麦地

(外一首)

□徐作仁

站在麦地边，你看见  
第一波拔节的声响身姿健硕  
用心触摸，乡村的立场  
柔软而硬朗

打燕河备好了三月桃花水  
东风，从小木桥上抖擻过来  
你跟它很熟络，彼此间  
不须指认与介绍

长得最高的那几支叶尖  
张扬你的禀性，把春光举绿  
白蝶抢先一步，带着你衷肠  
爱护着，慢慢抚过麦地

父亲，你是吃麦子长大的  
你的麦子，正孕育四月的茁壮  
待几场酥雨，再待几拨烈日  
你会挥镰，收割芒种的金黄

## 乡下的树

乡下的树都是有户籍的  
都有一个叫得顺口的小名

叫张三的桃树，在篱下开花  
称李四的梨树，高过后檐  
贱名王五的鸡血李，一颗颗  
就像他媳妇的紫红脸蛋

赵家的歪脖子柳很老实  
一枝搀扶你，一枝给你指路  
杨家的护房槐特大方  
一朵送你雪，一朵赠你香

周孙氏被接进城之后  
那棵百年黄葛树，老守在村头  
让笨性的赵钱孙李周王郑吴  
冲嘴壳、掰嘴劲、晒快乐幸福

与乡人一样，乡下的树  
扎根乡土，任随荣枯  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